

真西山集

四十五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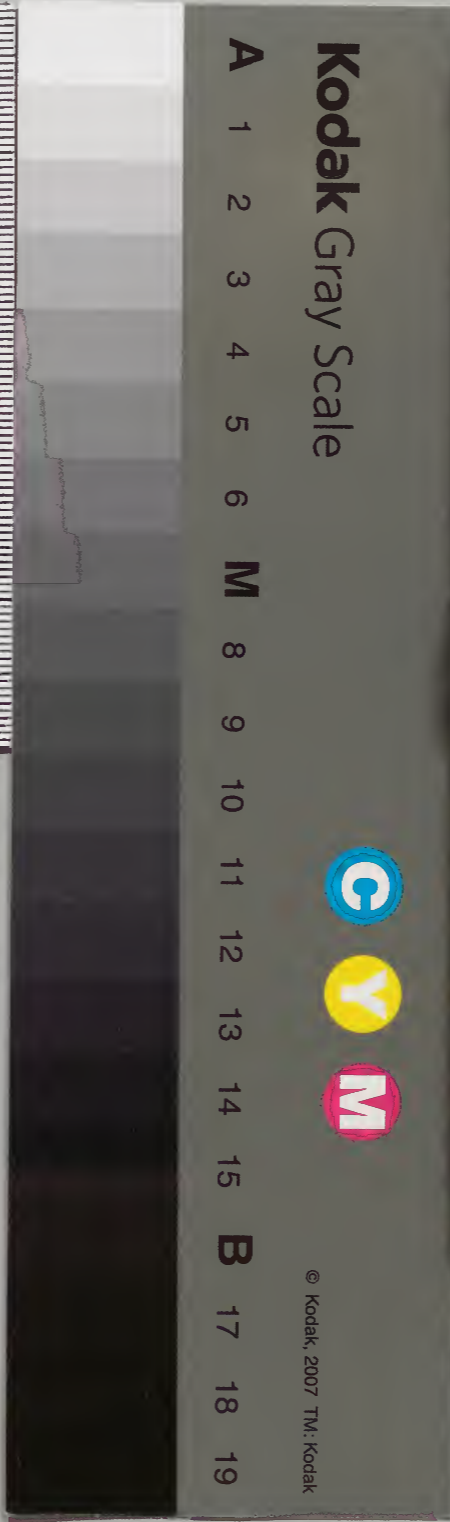
墓誌銘 行狀

			一〇	漢書門
		二七	二六	
	一三	三三	三六	
一八	三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内			
三六		一〇	漢書
函		二七	
七	八	三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16)		
函號	316	26	

十五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悍不御朝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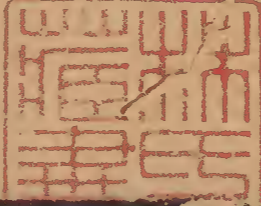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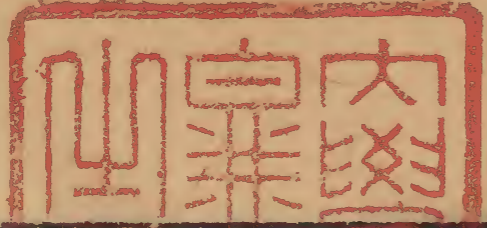
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

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蓋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

允隱卒崇忠之典祗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

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修簡靖裕而已

豈皇族不皆任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抑雖



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丞相忠定公益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究於天下然士大夫以云存否爲世重輕者蓋五嶽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壅內雲霧蓋亦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迹也然則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

有以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馬
自陞從政郎無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教郎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秘
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煥章閣提點本路刑
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糴如旨陞一秩仍減
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脩撰正爲安撫使兼漕事
進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
居有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
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爲戶掾卽采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爲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旣疆殺難犯獨爲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据正不爲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爲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爲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

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眎之縱中經衡中緯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宰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復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卽察其情僞先諭以理後裁以灑勝者悅負者愧喜訟之俗爲少衰饒爲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爲七千石皆取給其入

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疆民輸
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爲姦
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
境內蓋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
甚衆諸邑積逋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
後去之日百姓縫紵爲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
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爲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爲糴
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
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挺橫甚者白晝

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之毋糜盜端
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臬部內帖息爲轉運判官
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
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
米百萬曩時官靳其有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
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柳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柳衡湖南
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
必誘降賊陽爲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
與湖南掎角至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

寇故賊得保疆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
法從事賊乏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
平之至秋李元礪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
相連為梗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索疏求濟
帥詔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柳吏何光世能
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碎公曰即
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
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在吾目中矣汝能往
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

緡錢二萬犒其軍越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
晉討賊不許而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
江覈財用出入而削冗浮費亡藝者郡多舞文吏公
至未及歲苗嫫髮櫛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則股折
帛價使輕蠲榷酤額使少曰吾知其屬民久矣公在
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索章焉聞天子猶惜公去得
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
縣穹隆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澤字叔和藝
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
殿直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固夫人祖伯仁

故武翼郎贈太子少保祖妣周氏贈崇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夫人考師度故保義即索贈太子少師妣林氏索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國夫人子男三人與愨承務即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懃與篋並國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忠所欲爲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爲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爲率同官辦後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族媼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爲已費

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已物自奉儉質一裘不異至十餘年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爲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桀度整整兄弟間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爲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嶄然自立遂世其科公與人交誠以盡每自謂見人爲善雖踈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

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
言韓忠獻勳業名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爲
俸入萬錢不敢自暇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雨暘少
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爲減江西早公禱于麻姑山焚
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升
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爲姑
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
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
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泐筆書判病
函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袞死復何

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
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和始公在閩受
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諛波滔天士大夫能詆
忠定爲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
逐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
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
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
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
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虐正惠平生每以前
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以庇

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
於甘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
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
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
盛德其然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奭

忠定之忠

正直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玉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女公育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菟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訥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獬于嶮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阮其亢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久煩公

往蒞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萬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瘳

公則已瘁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守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穹隆之栢

為今甘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泊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

其一謂臣觀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變於新銳公言鬱於偏是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勒編竄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註誤輒從重典故僕宿將宣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嬰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恩願下寬大書滌除苛習毋以小愆傳重比母以一青弁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法變而江浙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願損其額削厚歛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辜者其三謂湖上賜園

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鄧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金戎猾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實蕃有徒出入邃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轢官府關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號爲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爲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苞苴之行眡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守牧論薦以眞緣挾持而取是眡賄爾又天府

器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主將易至掊剋槌剥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中外勵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諛說巧言虞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諛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爲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

便嬖贊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寅緣皆得竄
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
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
寘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
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衛卿世
儒家自其諸父迂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
以經行爲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灌浸韜負日
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爲有制誥體擢
寘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
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

日之迨其奉明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似剛鯁
者有弗迨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涯者公慶元
五年進士爲汀州司戶叅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
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
得其籌邊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
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
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爲候官人曾祖某
某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以其月某日合葬于某山某原二

子曰遇國子生曰其登其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雋異不群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譁于朋夫誰弗能平居叻然有疏萬言

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嫗節歸其全

勒銘斯立億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人謂且將遠到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

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悍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太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父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

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晷早揀饑尤極勞瘁。江石俗囂於訟案。積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爲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卽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爲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上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嘗

字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弃去。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爲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爲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甚焉。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閭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爲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

身爲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
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爲重軒裳爲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爲腴
仁義爲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典俗殊嗜
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爲人揭銘
斯立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匹善長溪儒家女
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
世相承以詩書爲奩橐禮義爲簪裾夫人習而安焉

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
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旣嫁舅姑亦
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
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
孝稱夫人雅州季父死諸孤悍然有淪落憂夫人收
其子教之若已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嫺舊急難至脫
笄解鬕亡恹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
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涕泣爲夫
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視若姊妹也孰
有姊妹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貧有嫁時之裝在吾

其爲若償之卒捐其子弗斬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
平居論說辨利義貞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
所較僅一絲粟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爲主
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
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穫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來無以
貲稱者然繇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王
雪自將所以爲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
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薄也夫人之識及此
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

婦人女子所易徃徃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

世傳辭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
整飭彤史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
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
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然親故賻贈一不受曰夫
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卒時下七十有五
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岼兮清流鬱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王文卷於紫
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為予
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
連帥幙府仲王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
瞻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趨如在已親若故有
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
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
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
登朝闕之士病於計階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

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
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
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
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
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右以自警勉齋黃公
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
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
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
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
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

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
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
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王之所
憾豈此耶古之君子晚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
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
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
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
之仁存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王
賢而死於布衣仲王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

予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

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雖潛閔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
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
日葬君于橫嶼之原予知仲王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柰何

子藏我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即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

家合肥曾孫莘徙永嘉之雁池是爲君四世祖祖汝
家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
以清節直道爲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
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
有得於絜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眎士之無所乎
館也則首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
人其在豫章亦然御書閣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鄰壤
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弟子負溢幾數百其宰吉
之吉水眎民之病仕心士瘠賦重則爲均稅之弗均
者而更新其版籍仁蠹六所容歲報食爲粟于

常平使者振粟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貧不能輸
約縣計具輸稱提楮幣之令下郡款因以爲功
六行亟疾亡它鼎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
爲善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爲動幙府有移
鑄謂者君報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
上官以譴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
君精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
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爲之止縣有五都
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檄
縣發義丁爲掎角助君曰義丁爲鄉井設耳驅之以

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
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爲中止縣之俗素徂于訟少不
得志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
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寃乎由
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
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
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初已之室雖剝民之廬弗問
也秦已之歆雖脫民之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

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
其可勝既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
以內韉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
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爲從子言之俾勿亡其亦可
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寔
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寔于瑞安
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
密以君致仕恩今爲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
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丘吉老其壻也季未行君
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

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
之銘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
者今不載銘曰

蓄之裕狹其施嗇諸躬後之論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
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
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
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以下其眾
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

若財數舍治聲日聞不幸南滿歲以諛去官未幾得
邑廣之新會又不幸南滿歲遇

來歸過予里吊哭外問在南時

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

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毛民徂于訟吏黷于貨且

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

凡罷行賤理當否徃時新令至蠶戶有給由錢受訢

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悍獨顛

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

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

歷官三十稔求田間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
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
饑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
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鼎
之制變而爲碑碣誄狀錄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
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
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
者和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爲稱首君之
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

若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
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
爲如何闇黷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爲如何
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
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連城簿復州
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
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
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友恭
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
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貧泉一酌兮千載猶香
君胡爲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
考兮眡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爲長
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厚樂施予得是名
問里間
然二家故媯戚也李氏世爲儒
至肖望
神劬視秩尚書卽以終仲玉雖
老于布
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
之不一誣之什主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

歿李氏

爲請低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爲

也予之

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謂其

先唐刺

公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

君子福爲其縣人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
生邦直邦直生暘暘生鈞凡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
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
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卽肖望也肖望幼苦學
夜不解帶旦不頰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
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
望陞朝考君紫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

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爲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爲無劇易必盡力廼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嫻文藝博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初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爲之聽民輸餼直以居繇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庶腊肖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爲

即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頽圯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即事者粟食有差冬而作洎春而息農無遺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即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爲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羸豫爲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爲糴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拂守意遂

旬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饘莫粥澹如也後數
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
命以爲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
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爲以正大忠孝四言勵其
子俾有互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
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
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爲難嘗
校士靖州靖守方涅民爲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爲歌
詩以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
散江爲書白府帥旬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果

肖望之所
其不謂之長者邪匪其家世
以種德澤物爲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
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
約躋貴盛者不少波流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
義少徃徃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席之陋肖
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灑
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
遺澤肖望平生善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
集解諷誦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
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服肉粥而進人

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葱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藏
世長者名芬薌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
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之配今朝
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遂之母
系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歿于
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
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埃罪

湘閩弗克爲既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爲
定三年遂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旬
去則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覲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
於地下敢拜手請予於是矍然曰此某之臯也退而
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篡次劉公天下士也其
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爲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
盖夫人莆田忠惠家女魯大考曰衰宣德郎於忠惠
爲弟大考曰覲成務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
士高仰之考曰樗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

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
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饗事
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情
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閭自奉菲甚服飾少珍異輒積
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幣弗之弃曰死必以附我
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
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
無失時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
而嫠使君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

使君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
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
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
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歔然
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
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眡具
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
以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
越嘆夫人曰才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

諸子仕以廉爲本廉以儉爲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
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母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
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
淮閩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
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
也值夫人生且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蹙然
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母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
如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
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鑿眦之曰女也吾有
術可轉女爲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

言行爲至於我聖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
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爲土木偶未閱月凡用
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寘梵宮儀
衛率倣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爲書白府縣禁止之
群小私竊聚謀意夫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潜伏後
園爲幻怪者夫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
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奚爲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
其像火其罌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
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爲定分
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

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
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
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
灋泯舉世佞佞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
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
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
此不惟古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
其道入年一以坤為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徒無以
之也人上之賢如婦人婉嫺淑惠為本至其所立
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

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
主簿二人皆范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
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婿也一出為某
氏女孫六人予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
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
方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
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
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撤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
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

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
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易旃彼淵可田
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世弗諉

其四文集卷之四十五
其五文集卷之四十六
其六文集卷之四十七
其七文集卷之四十八
其八文集卷之四十九
其九文集卷之五十
其十文集卷之五十一
其十一文集卷之五十二
其十二文集卷之五十三
其十三文集卷之五十四
其十四文集卷之五十五
其十五文集卷之五十六
其十六文集卷之五十七
其十七文集卷之五十八
其十八文集卷之五十九
其十九文集卷之六十
其二十文集卷之六十一
其二十一文集卷之六十二
其二十二文集卷之六十三
其二十三文集卷之六十四
其二十四文集卷之六十五
其二十五文集卷之六十六
其二十六文集卷之六十七
其二十七文集卷之六十八
其二十八文集卷之六十九
其二十九文集卷之七十
其三十文集卷之七十一
其三十一文集卷之七十二
其三十二文集卷之七十三
其三十三文集卷之七十四
其三十四文集卷之七十五
其三十五文集卷之七十六
其三十六文集卷之七十七
其三十七文集卷之七十八
其三十八文集卷之七十九
其三十九文集卷之八十
其四十文集卷之八十一
其四十一文集卷之八十二
其四十二文集卷之八十三
其四十三文集卷之八十四
其四十四文集卷之八十五
其四十五文集卷之八十六
其四十六文集卷之八十七
其四十七文集卷之八十八
其四十八文集卷之八十九
其四十九文集卷之九十
其五十文集卷之九十一
其五十一文集卷之九十二
其五十二文集卷之九十三
其五十三文集卷之九十四
其五十四文集卷之九十五
其五十五文集卷之九十六
其五十六文集卷之九十七
其五十七文集卷之九十八
其五十八文集卷之九十九
其五十九文集卷之一百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
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
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
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

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胃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
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
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之業
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
取乎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是下不以愚
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予朱子自寓里來
歸始以禮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
其後以禮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
其後以禮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

取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畱止
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
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
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
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
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
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
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嵒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筆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和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訕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

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亦
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干譏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彊盜剽海濱畧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盍諸公顰蹙曰陷人大僂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歛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刻適歲饑民告

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
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
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
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
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
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兢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
富世如士更切磨不勝紀也少學于老而弗

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
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
浮屠老子釋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
風日恬暢輒挾冊相徜徉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
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
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
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
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
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
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末

其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六
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裒
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
弗以自留族媼有喪勸其早治葬母溺陰陽家說不
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
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歎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
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
不在於多立說公爲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
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
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

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謹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厚皆孝敬
祥順爲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
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子雲拂霓之幹挺拔未

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
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
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
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
而悼之苦也既而疆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
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
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
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蒞官臨
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為亡益之悲

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
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
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
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
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
功卽致仕大父勅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
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
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
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
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姪

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
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調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
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
勉之乃行即守畱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
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
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
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
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
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
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

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而
厚其稟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渡畱
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
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
林卽年四十有五妣湯氏湘鄉丞暮之女生一子椿
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為政本
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
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
吏惕夕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
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

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丞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
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涑文公朱先生之高弟弟
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
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耆碩
集闕庭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卧不起抱全節以
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強
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羈非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
班史諸書朝夕唵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

宣公尚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爲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叢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湘簿帥王公簡檄致幕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爲帥尤器異之改宣教卽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勇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爲姦公獨從容辦治若無事日歲旱蠶刻意荒政凡所以振捄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

率諸生以聽繇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壯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尙祠便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

罷權酷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權知南安
軍俗故獷驚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官姦
昨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饑復歎聚爲變公至首諭大
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亂數然後僇其幸亂
始旣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
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地建祠率掾屬諸生爲賦
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識爲學大方又以貢闈
隘且弊從而大之規摹爲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
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戍淮甸歸
道中輒剽歛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蠻接帥府督賦急公
移文責誚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羊故多盜
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瞰惶爲郡城外有
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崖震陷江流壅底舟
弗通行郡爲荒瘠法曹李華有巧思且自詭疏導公
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
爲水患者盡平連人鑿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
緡數印剽決沛然有餘力歲瘴且疫公分醫予藥垂
死者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聞輕死以故重辟多

吏常骹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
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
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訊鞠有疑者乃使奏
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史議反復數四無纖芥疑
乃決故人自以不寃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登吏
問俗冒隆暑繇潭邵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
前所未有資興民鄧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
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鄧鄧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
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情四
人者破械而出扣頭請天曰生我者提刑也公晨出

眎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
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粟家
峒爲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
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
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嗾其徒殺
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
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臯庭下公命鞠治寘殺人者
于理迺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徃同今又挺身詣官四
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貫夢賢一死繫蠻徃心人
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谿峒爲得武岡

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兼吳使置之
未幾梟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
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皆
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
喪越朞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
適某官趙與懃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瀟與懃故正
惠公希懌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為守嘉其政薦之朝
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
夷澹雅靖自幼師薨即息意榮宦買園築屋扁曰退
菴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明齋

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為留藏田
方書疏率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
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
語某之竣臯于潭也適公來使間相過劇談公為道
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
一了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近刻也
三嘗以吏師目公及葬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
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
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附實寶慶某年

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
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
見矣有子如公尚庶幾識矣刑之遺餘昔話鷄
坡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
札于王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
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
之山林而豢之家庭又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
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共

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歌動之俾常以逐比爲利
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
賈諛衆建諸侯之策爲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勿
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
爲人覲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
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
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顯瑀鑲組織爲文人而已後六
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六年稱兵反死楊州
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
在浦城爲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

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
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
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
授温州温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
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
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
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
始公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
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魯公從龍

帥其僚薦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
其始第再旬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
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騎退或謂
其國有內變且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爲國者不以敵
至而懼敵去而喜犬羊之性情偽難測逡巡而示弱
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款
我及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
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爲郎祕書
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阜陵故事以館職兼比門

至是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爲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
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
知荆門軍未對番爲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
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
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
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
編脩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
閣知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
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于家年四十有八官

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浦城
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
者不少獨公巖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
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
下自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
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
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
進士夢發知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
盧壯父公之墓在募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壘日迨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

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璠璵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鼇扉兮迅步
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留兮明時
之瑞黷茲土兮埋光尚精莖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
成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
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
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
其本之同歆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

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
金陵徙建為浦城人魯大子慶禹即余所傳草堂翁
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
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
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
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
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
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徃從之得其大
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賓疑辨惑造詣
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

此故見理明而自信薦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蚤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其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歎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激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

者顧謂公有守數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杖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責銳歆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收為煩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屐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煨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

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有與秉
炬徧諭居人伴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既未新
既至見餓民纍纍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
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諭于州于提點刑獄得勿
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自使者請罷之民
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
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
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計有疑獄屢
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徵服徒行
訪田野間具得其囚負冤狀至欲破械將釋之吏爭

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
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
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
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
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再使者疑且怒以覆訊
諉公移書郡幙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
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
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
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翫法以殉人阿意以賀寵乎晚宰慶元甫

至而目青作然兩造在庭猶譁之至前見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
車下嗚呼眠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
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
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
之學以及諸身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
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云堅
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

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于縣北十里
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
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
翁炭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為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
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歛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
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吁可悲託

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省使

刺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
大父顯仁當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里社人高其義
父夢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登淳熙
甲辰第調晉江簿遲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
先生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
甚悉顏公師魯為守事多訛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
為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
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船屬有海商
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

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
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
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誼陳傳良等應詔而公與
焉秩滿調劔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
哀毀如禮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囚
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
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
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欣助之郡正賴以平允漳浦
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制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
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

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
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
以迹怙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
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豢養汝
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閔爲今當白州優爾
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游縣初至決壘年滯
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相葉
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病祠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
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
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爲農人利

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錄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
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
數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爲平
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于庭者一裁以法
政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剎公在官秋毫無所剪配其
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母曰貪汙自多
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
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
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楮
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

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莆孫賴孫恪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宗滋次未行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自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凜凜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眠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開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慎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疆禦而未嘗為鷙害之事予常憂其劾若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為兩州終以落落坐絀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

奮髯裂眦皆氣象猶凜乎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
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
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爲近仁而闇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
開封徙越又徙括爲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
俱以行稱于鄉考讓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
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脩于家里有訟
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
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
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爲欺

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類革前弊
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符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彊劫
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爲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穴所
在痛懲之盜爲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
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孝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
輒應它日詣州州久旱父老白守請公以禱而立至
州人歡呼稱爲上杭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
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
公一閱具得其情囚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

知嵯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卹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
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遯畱係道復知吉之萬安始
至爲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辜上下相安牒訴日稀
固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士風爲江西冠獨萬
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意教養士之能爲文者必
加優獎由是競勸于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
相踵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
戒吏砥舊比毋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
及來閩中凡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誣罔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謂公於剔蠹
去弊功爲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比邊繹騷徑
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罹其剽焚者公嚴立賞
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其酋
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爲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
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爲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
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
淫昏之鬼蹤跡詭祕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
者疑爲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庭訟弗畱吏饗掃迹

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
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
山水間與樵收相爾汝十年三續冲祐祠以某年月
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
年歿贈宜人子應龍光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
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道朝散郎則
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已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
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子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之是
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財曰此

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日葬于福山在
某鄉某里銘曰

有菟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永寧
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脩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威
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遠已者將陰竊國柄
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為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
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九三出臺而同列
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

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仇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
人奴儉黠之尤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
灼矣群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仇胄居中
則名不上師旦賓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
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仇胄遂掇怒群小於是殿
中侍御史徐柎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
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
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
仇胄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

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
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
繳駁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細之專網
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子憚
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顯國會不兩詔百
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
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弊
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教出謂左右干政諫官
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
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兩

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
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
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
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
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
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
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
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
示已已奏彙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
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冑誤國而天下

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而全
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我狄侵侮天下
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
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
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
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
大夫妣杜氏贈太泰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
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
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
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祕書郎度
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無繇
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
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禮使
伴使祕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與民憂貧安富

爲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
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
有不爲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
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闔郡爲禱祠曰無使我慈
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
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亳屯駐兩
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
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忘心在宵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
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

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
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為聞人在青闈專
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
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
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
之又嘗為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
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闖人戚
却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
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洶洶公自雪川走書佩

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
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
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
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
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
視歛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番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
正和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
辭以示天下深折陰和窺覷之前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去薦

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壻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夫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

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

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
第庚辰進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
歿之明年塋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埜哀公
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
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
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
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掇其大方為
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
辱公之知知公之詳埜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
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

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
遂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
為公與祕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
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
曰

彼婉孌輩

迫牀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秦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遑卹覆却

孰持宰柄

利誘衆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真西文集卷之四十七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因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穀博極群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酢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橫于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

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眸益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太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

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
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
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
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
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
而召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
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
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
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紀律肅
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

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鈔
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
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
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
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
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
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
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社在軍
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
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

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
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
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
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副位
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
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
廷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
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
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
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

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觀
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
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
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叅議官後帥傅公伯
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
以相屬公周眊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
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
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
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
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

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
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
根據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
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
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
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大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
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

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
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
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
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度府無所不節以
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
邵宏淵故事凡軍師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
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
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
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
登公請于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糴本告糴旁郡計

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
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
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
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郡
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
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官創福
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
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
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
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

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
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
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
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
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
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
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
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
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
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

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
 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採弊而
 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
 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
 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
 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為
 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
 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
 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

靡所不燭故書曰光燭幽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
 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
 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
 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
 仁聞而大有為之効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
 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
 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我藝祖
 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堯舜為法

則我宋之惟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何
勤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
言曰臣昨勤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
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
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
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
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
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
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

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
教養者有推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
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
心即道不做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
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
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闈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
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

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入吉乾元
萬物資始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是故君子大之為貴
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太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
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
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
嘗輕用兵也秦師番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
安卻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
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
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

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
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
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
狄不懼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
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
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
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
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
韃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
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起而禍患未易

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勵精神破庸人之論以
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
而國勢陵頽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
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
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
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
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專以賑饑爲
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今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
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
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借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

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
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
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蔽
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
讒誦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
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
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鞬韞猶女
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韞強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
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効立見陛下即
位之初群臣多聞玉音自爲鞬侂胄所誤惟恐有錯

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
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遣
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
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
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
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
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
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
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
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

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
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尔殘
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
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
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
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
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
此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
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
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

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何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

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瀛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弃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

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
建山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
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
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
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
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吏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
輒輕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
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之後乃以
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

明強大之隣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
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
李秘困賊之謀王抃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
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
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
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竒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
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
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
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乏而挾私害

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
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
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
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恠
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
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
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
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竒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
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
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

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
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
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
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至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
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
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
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
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
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

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
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
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爲怯
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
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於
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
深懲既往之失圖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頽惰
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
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
剛濟柔而成以陽濟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

平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
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
俾爲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
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倣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
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
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爲歲
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
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我
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人旣與虜爲仇彼方仇之我
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

詞厚幣謹奉畜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
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
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
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
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
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
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
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
歟以臣觀之所有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
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

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
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
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
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
內帑付外庭俾任鈎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
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
聲震矣然大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
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
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搃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
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

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
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
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
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
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
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
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
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
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
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

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
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
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
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
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
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
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
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

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
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
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耐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
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
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
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
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
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
德量洪克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
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

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
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
同列始有側目者矣雙虜番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
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因獸跳
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
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
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
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旬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
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旣而全臺論
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

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雷兩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
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
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篳磬不
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窳足近作疾革也醫來必正
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旣
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
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
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

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終
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
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
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
稱公不以爵氏而曰潔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
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
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
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
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
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

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太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大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潛江左也公贈

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徧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徧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誦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
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益自
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
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
必欲如滄海之溷浸粹其行必欲如璫璣之光潔嘗
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
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
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_大淪胥不仁不
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
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

後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
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
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
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
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
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
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
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
不反復細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
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未嘉

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捨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嘅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華臣顛柄天地閉塞徊翔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群臣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倦倦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人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

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沒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榘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歛塋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調貧拯厄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嘗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

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
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
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已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家以
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
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
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
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
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
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

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
曉字故凡所著不爲奇姦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
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
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
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咏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
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于家
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
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蒞職即悉
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
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室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
去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
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
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屢贈申國夫人至
性淑行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
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
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 云云孫男云云始
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
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

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
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
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
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
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
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眡
公寔大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
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
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佛舍語及國
於流涕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也公之壘慈

湖揚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摩寫盡矣顧其纖微委
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
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銘之典肅等將有請
焉謂某盍為之狀慨念疇昔詎不得辭雖筆研蕪廢
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
狀

司農鄉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人十八世
祖遷於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氏遂占數
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弱冠有異舉第一

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
贛州信豐尉虜亮虧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
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為伯舅
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沒于京師護柩旋葬
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塋三年經紀其家教仲
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獲盜如律郡
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抑強貧
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晉江丞程尚
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為守尤賞異待以賓客禮
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溫持論根忠恕二公常

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
 召除大學錄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
 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
 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今傳亡据且使大
 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罪也議遂
 決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公具考覈財賦
 源流請對大臣以省濫負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
 朝廷達於州縣具為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
 議所沮要在本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

之以堅確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
 搖庶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
 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卑者實賴之於是
 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為旱澇備又以餘力立舉子
 倉翔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鹽本錢數萬以紓亭
 戶之力歲終醴利倍增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
 勵將帥使知朝廷懇湖廣楮幣視京券為輕軍民患
 之日久公捐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
 除司農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

餐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因
不可食公命陂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乏異時
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督償銖髮不
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蓄積有餘不至乏
興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
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水火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
以防其溢人謂公儒者為政知濯瘴飫飢而已逃卒
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
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
是群黨亟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班

至則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
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
見豕負塗載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
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
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
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
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見皇極丕叙
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

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
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
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
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
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歸之
阜陵將覆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
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擁節旄過家人艷其寵地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
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媯物情便安浮圖
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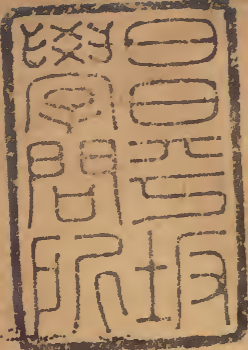
乃命各從公舉而境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
業窮民以捄溺子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
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紜處之
澹如也徙居雪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
史為大官氣燄熏轅掃門祈福者踵相踵公使浙右
時實常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
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龍
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
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泉
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閣十縣稅

錢一萬四千蠲雜賦朱膠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
炎以來爲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
真臘相攻餘兵亦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
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強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
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
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民艱食公曰民病若此
可以非職而弗恤乎乃先便宜賑而后以聞邊警日
急小夫儉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
記廟堂具言兵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
以世將家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事必敗事移屯

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
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卓然自
擢第歸卽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
誠謹獨爲主造次弗渝嘗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緩厥猷惟后此
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
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傳覽群書自天
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
耳親製以測驗皆合趙渙造新曆以獻公爲作序中

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卷莊子解五卷烏文若不經意而明白絕達根於理致雕鏤剗剔之語一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志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入輒爲辯折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後氣合道同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禹篋

爲援立聖明之地其爲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歿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火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巨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不死即即召至而能不辭也哉



謂自始於蘇門餘赫

一平

其出處大疑當察習用率却辭不謂也須以本合其
我茲而否至友臨公而不取必辭用矣無知於公平
此不戰而後歸未突卒其志以然何謂辭姑公
計也學於翰竟出處之細法不尚若雖卦再登障而
爲辭立聖即之此其意謂贊尚重吸出然公立時自

